

徐枕亞著

上海正局記

大孤島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三版

定價大洋五角

讓 塔 記 一 冊

著 作 者 海 虞 徐 枕 亞

評 校 者 蕭 山 許 墾 父

印 刷 者 清 華 書 局

版 權 有 有

翻 究

發 行 者 清 華 書 局

上海交通路二百三十號

分 售 處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小哀
說情
讓壻記 目次

- 第一章 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狂
第二章 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
- 第三章 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
第四章 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
- 第五章 誰想他識空便的靈心兒早瞧破唬得我倒躲倒躲
- 第六章 你須不奪人之好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蚤被無情惱
- 第七章 將錦片前程已蹭脫一邊妙句兒落空他一邊虛名兒誤賺我
- 第八章 便是言詞賺一時紕繆半世羞慚
- 第九章 我魂離殼這禍滅身袖梢兒搵不住啼痕一時去住無因進退
無門
- 第十章 只爲你可憎才熬定心腸耐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

讓 塔 記 目 次

二

第十一章

是兜率宮是離恨天我誰想這裏遇神仙

第十二章

要算主人情重將我鴈字排連着他魚水難同

小哀情說讓壻記

海虞徐枕亞著

蕭山許厔父評

詞曰

燕語鶯啼三月暮。小院春深最是鍾情處。况乃葭莩親又故。嬌花兩兩都無主。鉅合釵分原定數。一訂鶯儔一散鴛鴦譜。自古紅顏多命苦。綿綿此恨將誰訴。

右調蝶戀花

第一章 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輕狂

華門閨竇中。一鶼衣百結之女郎。倚闌悄立。若有所思。良久良久。日云暮矣。田畔小兒三四輩。助厥父兄曳桔槔。負耒耜。斜許而過。女郎顫聲呼曰。阿三哥。見我。家老父否。阿三嘻笑曰。是蕙姑娘邪。汝幾時將阿爺交與我者。女郎不暇怒。因望秋波之目遠視來者。俄有農夫曳薪一束。高唱俚歌。彳亍而來。女郎又

呼曰阿根伯見我家阿爺否。阿根驚立曰。蕙姑娘汝父猶未歸邪。彼究焉往者。且若母又何往邪。女郎知阿根亦未知乃父消息。心中惶急。珠淚且滾滾下。顧何暇與人作問答。但與含糊一點首。彼如水雙瞳。又遠注他方矣。農夫旣去。女郎乃縱聲而泣。泣聲細微。隨風吹送。乃益模糊不可辨。而聲浪轉淒。又越一小時。許金烏之光。爲一定之時間所逐。疾馳過山後去。天漸黑時。爲月初。微星數點。隱約雲端。風過處。黑雲盡起。捲其光。聽四周林木。颯颯作呼息聲。似憫此女郎之悲苦。爲作不平。嗚者女郎泣益急。而聲益低。模糊中。但辨有阿爺二字而已。

早息而晨起。村人之常也。八時後。家家閉門睡。沈寂中。第有狗吠聲。間一唱和而已。而此華門閨竇中女郎之泣聲。乃漸縱。嗚咽哽噎。盪氣廻腸。時女郎已入室。室漆黑。不辨方向。有垂斂之餓貓。奮其夜明之目光。灼灼視女主人。叫跕跳。擲旋繞于室中。似不暇自悲。其將死而劇痛其女主人之痛苦也。女郎乃輶其

悲聲漸起。摸索得火燃瓦燈。燈油已盡。屢燃不得着。女郎賭氣不復燃。復摸索得殘飯一盂。呼曰：貓來！貓來！此一孟麥飯是我父臨行遺我者。我終日不知飢餓。未及食。苟我父徹夜不歸。則吾命且不復保。需一飯何用？且我不忍在未死之前先睹汝餓慘狀。今姑以我父所賜者賂汝。置飯于地。擊孟而喚。貓似解主意。目光炯然。伏女郎足畔。不遽食。久之。乃食。食盡女郎斥。猫去。復大悲殆。將夜半。聞村左狗吠急。女郎驟出。借星光向狗吠所來目注。不稍瞬。果見形似乞丐之男子。匆匆來行。漸近女郎。狂喜。驚呼一聲。阿爺！奔前抱其父。久久弗釋。斯時狗吠益急。聲益嘈。女郎何言？不復可辨。但聞其父太息云：「噫休矣！吾女緣盡于此矣。」

父女摸索入室。並坐敗榻上。女父噫氣久之。女郎覺有水自乃父面部下墮。及纖手辨爲乃父淚。雨復大啼曰：「父勿悲。兒心碎矣。雖然。父來何暮。且今事何如。能告兒否？」父不語。良久。忽大聲曰：「休矣！我今鬻汝矣！」女郎大驚。幾倒于地。力自

支厲芳心忽有所轉則力爲和悅之聲仰問曰父何言不將鬻我邪我果值錢足以活我父邪所值幾何且受者何人爲婢邪抑爲……我意鬻我而足以活父甚善且爲婢佳也父聞言躍起作快慰聲曰大佳大佳兒能如是我心慰矣吾懼汝不我從也且此去正爲婢耳汝當憶之去臘余偕汝至舅父家道經巨室汝嘗問我此中人姓名余言未知今乃知爲城中富紳宋氏彼卽願購汝爲婢者也價雖未定然彼富有當不致戲我耳嗟夫愛兒兒能孝我益增我愧然非汝後母我安致鬻汝嗟夫愛兒我累汝矣女郎涕泣曰願父勿更言此雖然母究何往父已知之否且父今日果何作邪父憤然作恨恨聲曰謂汝母邪汝猶念此狠惡之淫婦邪以我思之兒後此宜勿復念彼須知彼待汝惡甚非彼我儕何以至此雖然我今已探得彼確從李某遁去然而此無與汝事可勿更言且我疲甚今宜稍休息女郎乃弗復言方共休憩而多情之天光又穿牖而入照見此可憐之父女方共倚傾圮之破榻上鼻息吁吁趣味醇然蓋彼等

不得睡者。歷兩晝夜矣。

未幾女郎先醒。啓戶汲水取火。煮之沸。草草洗沐。冲茶潤口。乃念父早餐無着。芳心宛轉。不知所從。躊躇良久。毅然出扣隣家之門。問春富婆婆在否。春富婆婆出問何人。女郎面頰口吃。不能置詞。春富婆婆者已知女郎心事。冷笑曰。汝父欠米升半未還。汝又來借錢邪。女郎泣然曰。事誠有之。顧我父昨日未進一餐。今再受餓。勢且不支。願以隣右之誼。更惠一次。且我……女郎言至此。頗羞澀。似不能盡其詞。既而朗然曰。且我已鬻身爲人婢。我父不久得鉅款償債。不難也。嫗聞驚喜曰。姑娘將鬻身邪。以姑娘麗質。可得善價。汝父或不憂凍餒矣。區區升米。值得幾何。姑娘卽將去。女郎受米道謝。將行。嫗復絮絮追問不已。女郎勉告之。嫗復以殘菜一甌餽之。女郎持米及菜歸。煮飯既熟。方喚阿爹。父醒。女進飯。父驚問此。安從得來。女佯爲笑容。且告之。父狂喜。盡其半。以賜女。女慮父未飽。父曰。我餓甚。不敢多食。食多更易致病。女乃盡其餘。父曰。今我儕行……

……行乎。一言未畢。父女都淚不自禁。父撫女肩泣曰。愛女吾累汝。吾累汝。方汝母死時。我固不欲娶。而汝舅父輩苦勸。致引狼入室。既殘我女。復竊我所有。從人以去。以至于今日。熒熒父女。乃復不能相依。此皆賤婦之惡。而亦我之自召。嗟夫。吾女汝不忍舍。我又不忍鬻汝。顧爲父女生活計。舍此又有何法。嗟夫。愛兒今宜行也。天心至仁。苟惠我者。或尙得自立容再圖完聚耳。

嘉興城內有巨室郁氏。門庭深邃。體制崇宏。爲縣中有數人家。時爲中秋後數日。在午前九十時間。有鳩形鵠面之窮漢。挾敝衣破履之女郎。望門投止。女年約十五六間。雖衣服破敗。而容光煥發。姿態倍饒似天公。故與以難堪之境遇。以顯其毫無憑藉。毫無襯託之絕世姿容。因以博幾許人之憐惜者。窮漢抵門不敢遽進。立門外如有所待。俄一形似役人者出。窮漢作笑容進曰。老漢張阿誠。因貧無衣食。特鬻親女爲府中下使。昨已託李先生致意。煩稟告主人道。張阿誠父女來也。其人初見阿誠。色然如怒。既聞阿誠語。又睹女郎。則頓易和悅。

之色。令父女暫坐。方進內稟其主人郁頌馨。及女主沈夫人。夫人曰。是張阿誠之女邪。可速令進。僕出囑阿誠進而已爲之導。阿誠初入府中。覩此莊嚴體勢。不覺瑟縮不甯。凡歷數重院宇。始抵上房。令阿誠退俟于外。候召再進。女郎入見。美婢二輩。扶中年婦出坐堂中東首。又有黑鬚男子。衣華服。負手立階畔。僕指謂女郎曰。此主人也。夫人可卽參見。女郎面微頰低聲嘶喚。咸跪見如禮。頌馨顧謂夫人曰。此婢殊大可憐。人不謂蓬門編戶中有此寧馨。夫人笑曰。是兒姿色不在蕙姑下。奈何一寒至此。因問女郎何名。年幾歲。女郎低答曰。婢名蕙春。年十五。旁一婢呵曰。奈何與姑娘同名。女郎大驚失色。夫人怒視婢。因笑慰女郎。此無害人名偶。同何足爲異。汝旣來府後。可改名梨雲。前此有一婢。甚愛之。不幸已死。至今念念不忘。彼名梨雲。亦我所取。吾視汝貌頗肖彼。故以彼�名汝。或不汝忤邪。梨雲亟拜謝。頌馨問梨雲。今汝父安在。僕卽導阿誠入。頌馨賜坐。叩以鬻女之故。阿誠據實稟告。且述梨雲之孝說。至傷心。但有哽咽。不敢

涕泣頌馨點首太息。回視梨雲側身却立低首。無言眉鎖春山之恨。玉貌淒淒眼含秋水之波淚珠滾滾。頌馨夫婦不覺相顧太息。命以百金爲梨雲代價。外更賞阿誠衣服食物等稱是。阿誠率梨雲叩謝已。阿誠欲行梨雲復呼阿爹。阿誠問尙有何言。梨雲覺無可言。但有涕淚。阿誠亦傷心不已。因又誥誠數言。硬着頭皮。自去梨雲送至門口。至望不見影。始拭淚而入桐樹中孤蓮子心苦梨雲此際傷心蓋有難堪者矣。

阿誠既去。夫人囑侍婢美雲爲梨雲易服梳洗。除舊更新。益增媚態。夫人大悅。命美雲導往見姑娘公子。並導往至各處游玩。俾悉府中情形。美雲卽挈梨雲出。且行且語。梨雲吾家姑娘年僅十六歲。吟詩作字。繡鳳描鸞。固不精絕。大公子名劍英。已於去年逝世。二公子名劍華。年小大公子二歲。爲十七齡。品貌才學。是無上人才。更有一人與公子同學。却是寒酸出身。姓沈。名憂夫。係我家夫人之內姪。與二公子同年。聞師爺云。此人才學更在公子之上。梨雲一一默記。

問姑娘房中尙有何人。美雲方欲再言。已抵蕙春繡闌。遂縮口不語。囑梨雲暫待。已則掀簾呼曰。繡雲姊新來婢子梨雲妹。夫人囑見姑娘。旋有一婢披白色紗衫。元色背心。下繫元色紗褲。着天然履。匆匆啓簾出曰。來矣。美雲姊。姑娘方作小楷。可着他入。見美雲乃挾梨雲入。內聞蕙春在後房。喚曰。在此。繡雲推梨雲使前。與美雲懽笑。共挽入後房。蕙春輒筆向外。梨雲參見畢。蕙春諦視良久。噴噴曰。好品貌。流麗而端莊。敏慧而靜穆。是大家女子。相胡乃淪落至此。因笑握梨雲手。絮絮問話。梨雲偷觀蕙春。圓姿比月潤。臉羞花。秋水神瞳。春山眉黛。果然絕色。佳人不覺自慚形穢。繡雲指炕邊方椅。請梨雲坐。梨雲未敢。蕙春笑曰。有話問汝。可坐談無庸拘禮。梨雲方謝罪就坐。對蕙春問話。一一據實答復。蕙春不勝惋惜。問識字否。梨雲答曰。幼時從阿兄讀三年。自阿兄病死。久已廢讀。貧賤人家。得衣食已出。非分尙思讀邪。蕙春太息。就案上取李義山集。指其一首曰。試讀之。梨雲面頰紅。終讀尙無大謬。蕙春喜曰。我固知嬌慧如汝。必應。

識字復取筆令寫梨雲辭不能強之遂書頃所讀七絕一首一字不誤書法雖不甚佳而饒有秀氣蕙春驚曰子真絕世聰明人才看一遍便能默寫字亦娟好勝繡雲多矣梨雲故謙謝面益頰不自安繡雲在旁囁指微笑梨雲益慚亦不禁嫣然蕙春笑曰吾將請於夫人以子歸我何如梨雲大喜拜謝時美雲已爲他婢喚去蕙春顧語繡雲可往稟夫人道新來婢子姑娘甚愛其敏乞夫人見賜繡雲領命而去少頃歸報命曰夫人謂姑娘旣愛梨雲可便留用蕙春大悅囑繡雲代爲設置一切並添備一應用具方歷碌間僕婦李嬪報二公子來矣。

廬父曰天下惟篤於天倫者方能深於愛情本書爲言情小說乃於開卷第一段先提出一個孝字來作者於此似有微意存焉

蕙春一見梨雲親愛直同骨肉使非情場一戰二人交情或將略去主婢而爲朋友卒乃以憂夫之故因好成仇爲德不卒此非蕙春薄情正其深於情

處君子是以嘆情之魔力爲不可思議也。

先借美雲口中提出憂夫才學而歸之於師爺所言。若憂夫丰度如何須待梨雲辨賞。美雲固僅知爲寒酸出身而已。此梨雲之所以爲憂夫知已也。

第二章 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

著者曰。天公弄人。常使人於不測之中驟易其悲歡禍福。若梨雲者。旣鬻身而爲婢。彼其自視。若一朝而陷於網罟之中。不謂遭遇之佳。有出於希望之外者。至其後此經歷之困阨。幸福之醞釀。則又非爾日之所預想矣。梨雲固心折蕙春。欲爲蕙春婢而未敢請。不圖蕙春已先獲彼心。而以梨雲屬之已。梨雲自謂得所依。欣喜之情。不覺並露於面。方與蕙春絮話家常。驟聞橐橐之履聲。自後戶入。則二公子劍華至矣。劍華綺年玉貌。溫婉風流。一種藹然可親之態。自流露於詞色之間。旣見梨雲。咤曰。此何人。彼何名。哦是卽新來姊姊。梨雲者。非邪。蕙春笑曰。亦旣知之。何勞多問。二兄試觀此姊姊品貌。何如小妹。梨雲本已瑟

縮不寧。聞蕙春引以相比，益慚悚至於無地。粉面呈紅低鬟，悄立若不知所以。自處良久，始低聲輾笑曰：「姑娘奈何與婢子相比？」嫌不倫。劍華大笑曰：「妹勿怪我直言。吾適覩梨姊姿容，品格似不在妹下。顧未敢遽加評論。今聞梨姊清越之音，始知與吾妹真堪頡頏匪有上下之分。須知無論男女品貌，固不可忽。其次目之光與喉之音，二者尤不可不完。吾爲此論，非僅言其人之美，其關係於人品者，尤非淺尠。以我揣之，梨雲殆無上清品也。雖然，抑何屈身爲人婢而淪落至此哉！」言時頓露其惋惜之容，嗟嘆不已。蕙春笑曰：「兄言可謂細膩熨貼，確當之至。」推梨雲曰：「汝今又得一知己矣。」梨雲面益頰如帶醉海棠，倍增嬌豔。不覺忸怩曰：「公子姑娘奈何儘調侃？婢子不顧婢子難堪邪！」劍華笑曰：「吾非誇汝，汝有可誇之道也。雖然，吾問汝，汝固何由來我家？」梨雲觸動身世，眼暈朝露，脈脈無言。蕙春具以所知相告。劍華嘿然感喟不已。蕙春笑曰：「二哥從今又添一椿心事矣。」劍華微哂，方欲對答，繡雲奔入，曰：「師爺喚二公子。」劍華亟起曰：

容再談。先生喚我。我去也。復笑撫梨雲背曰。汝安。心此間。決不苦汝。苟有所需。汝姑娘必能供汝也。言既復顧蕙春笑曰。妹妹吾言然乎。蕙春笑曰。不勞費心。快進館去。先生喚汝急更遲延。嫩肌膚行着竹板兒矣。彼此一笑。劍華匆匆去。越數日。時方紅日中懸。鐘鳴十二。已報午餐時候。繡雲與梨雲共侍蕙春用膳畢。蕙春囑梨雲速飯。謂當挈汝至園中游玩也。梨雲食餕。即隨蕙春出繡闈。繞曲廊。過小角門。便至花圃。圃爲頌馨手搆。爲退休娛老之所。因性耽淡泊。一切質樸。無壯麗靡豔之氣。一花一木。一榭一亭。靡不饒有天趣。不落俗情。蕙春挈梨雲穿花叢。拂柳徑。繞廻欄。經曲榭。且行且指點所往。不覺行至一處。疎竹一叢。清流環繞。中爲古式小屋。穿橋而過。則頌馨閱書處也。小廝琴兒畫兒。方沃水澆花。見蕙春正立垂手請安。蕙春知阿父方在上房歇午。遂偕梨雲折回。更東行數十步。見樹林深處。露出一角白牆。蕙春指謂梨雲曰。此爲公子等書室。噫。彼負手行於花畔者。非憂夫哥邪。梨雲循所指注視。則見一美男子負手。